開創時君臣間易人得自盡乃如此

賜食已乃問可謂遇人以禮人故不自盡

周長

劉敬叔孫通列傳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

奇甚

句綱

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
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
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
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
相焉迺營成周雒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
納貢職道理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
數諳塡得周公本心
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
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

何物齊曾一脫輓輅論古今世變大故效形制勢如指掌眞天下才也

漢短

懷德附離（離麗也）而竝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

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
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
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天與人鬬不搤其肮拊其背
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
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
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
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
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

敬所言曉然兵術高祖生長兵間又如轉圜然且憚中止乎不用謂聽言易哉

爲郎中號爲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廼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

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

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遺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遺長公主呂

謬甚殺父妻母何有於外舅外大父哉獨貽千古長恨之端

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

總敘

已爲諛矣

揣情變爲說

云急擊非也

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

哀哉事昏主亦何可為言

賴有此耳

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亡去之薛薛

類汉竟從漢

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

敎語頗識制
篇本意

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
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
幷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
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
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
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
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
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

周末文勝高帝起一切剗去繁文頗從簡尚質亦一時氣運

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與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

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如淳曰置設綿索爲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韋昭云引繩爲綿、立表爲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群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

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

到此又犯顏敢爭如此

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

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
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
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廼遂無易太
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廼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
廟群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
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
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人廼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
孫生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

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廼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廼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言盡所擧策盡
天下計謀矣乃
更得敬乃定萬
世豈夫智何盡
之有
言希世俗度所
當務世所稱知
世務本此
禮時爲大故制
禮與時變化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
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
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
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
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天直若詘
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曾尾古語歎息中截然二段

劉須溪云此周氏奇甚在朱家上是能用朱家者而其後朱家獨聞

季布欒布列傳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

軺車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巳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

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也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

直為氣者語

痛快

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

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

便親入虎穴

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

因其名而中之

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

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
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
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
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
之死嘗殺人亾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
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
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
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爲楚將丁公爲項羽逐窘高

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
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
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
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
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
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
而布爲人所畧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

書法

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
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
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
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
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
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
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
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閒項王

又綴二語妙
二事長短錯
綜妙越大功
盡於此

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
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
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亾、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
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
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
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
是上迺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
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

屨猶履也

思相宣而

長其變化無

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無端）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

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袁盎鼂錯列傳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爲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爲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爲中郎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亾與亾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

方絳侯赫赫時能刺其隙驕及失勢乃辯其無罪各以其時者論何謂反覆反覆乎視時態爲之獨太史公言善傅會之心爲譬引伉慨爲得

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室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

與論絳侯意同所謂不苟隨者也

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爲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寛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

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

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爲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

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

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愼夫人坐、愼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愼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愼夫

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
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
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
爲死遷爲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
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
數語有味種種不盡之情
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何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
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
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

剛正亦法語
可怖
無端突問
一箭便下
以二相忽入

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
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
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
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
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
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
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
下從代來毎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

曲盡事情

相與善遽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亾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

長者之言

妙　高手

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可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亾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

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
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
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
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
將軍幸敎引入與坐爲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
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
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
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

曰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爲太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

妙在所恐知所謂先發制人

語亦直得竇嬰力

爲緩急倚如此

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

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

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 疊字法

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 二〇字〇句

乃之棓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

陵郭門外

本刑名根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 句法

本刑名資

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陗 有味

直刻深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

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
宗○句○
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
以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
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
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
遷爲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
中○深○矢○
禍、根、亦、深、
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
○○應○○○○
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

一手叙一事與申屠傳中語各造極各俱漢文而前傳尤泰

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壖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壖垣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爲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

自目嬰誅心也得春秋筆法

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以有盎傳故畧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軍爲

數語萬鈞

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

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亾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亾豈錯等謂邪

張釋之馮唐列傳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一語三）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

語簡古

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
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
妙
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
沈吟
問無端
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
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
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
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斆此嗇夫諜諜利
轉
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

數語渾淪如貫珠如走丸疾徐有不盡之度

得主意可想

漢家法亦嚴勑如此太子梁王事必上聞太后上必

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
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
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
忽撤下又轉 截住
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
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
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
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
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

親謝過乃得解又必太后使者又承上詔乃得赦古禮義存焉

霸陵文帝壽藏故嘆

原評此一段文如畫情景宛如在目

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

曲折得情實

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
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
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
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

柎宜

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

怒色故語勁

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
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
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

亦極得法意法髓也

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平聲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

原評又有王生點綴此傳張廷尉釋之師事焉與侯生立公子市中同意

上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綜○前

語○妙○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

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

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

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

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

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韈

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

二語萬鈞

一冷語一字俱織得如此緊密

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

臣主之際
欵曲乃爾眞
善盡人之情
知留心可入
言
此書與觸龍
諫同欲言魏
尚先言頗牧
欲言魏尚當
用先言有頗
牧不能用妙
甚
萬古之感
乘說而拊髀
時乃入言上

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
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
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
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
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
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
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
直切
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

猶然怒起人
良久思繹乃
回也通言難
哉

正長
牧衰世事故
推本王者遣
將又如此文
勢乃不孤

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
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
尉昂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
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
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
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
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

敗短

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

四字襯他人不能非深悟語勢不能

痛快鄭重

盡綜上語結

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音幕）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聲氣俱盡）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

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
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
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
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
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張季馮公未嘗著迹廊廟獨言論即言論知可著
廊廟矣因友可知其人因言不可知其心乎故又

進之王道

萬石君不著姓名獨以天子所嘗稱名篇亦奇蓋尊之也

見年少便恭謹如此

質

遇主亦奇

以恭謹二字括中年無限

萬石張叔列傳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
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
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
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
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
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
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

事

馴當作循義

此上叙萬石君歷官畧

此下叙萬石君歸老時恭謹事特詳以人所難也去位如此在位可知歸老如

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
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為
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
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
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
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
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
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

此少壯可知
過子孫如此
事父母君長
又可知

二語結萬鈞

帶下二子去

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
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
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
二〇字〇 事君
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
事親
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
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
獲罪，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
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

此下叙郎中令遵教事

挿

又轉入萬石君

詰恭敬嚴重

事親

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

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厠牏身自浣滌徐廣曰牏

築垣短板也音住厠牏謂厠

溷垣墻建隱於其側浣滌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

事君

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屛人恣言極切

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

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

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

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

建為郎中令語四用亦奇書馬與尾語亦奇鄭重家言之者著其謹甚也頗與數馬事類車必六馬不僕數上試問必以策數數

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

已乃舉手對
無不詳謹也

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与不言而躬行對照）
子選羣臣可爲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
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
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
爲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
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祠封
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
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

褒括武帝時事

搭

用過量矣

誠大誤誠從之勝廣禍作矣武帝只是將養窮民故不亡

委曲

不開口罷又觸發也

丞相慶當時傳不特傳從

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戶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

萬石君獨傳其家行重厚行也意微矣精矣

已何關鍵

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亾、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

超乘
也、事文帝、功次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

初召飲[illegible]疑有他[illegible]知其實[illegible]乃實無[illegible]也二字

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甞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朝

亡金郎同舍郎史換移名列而讀書聯然疊三而字法

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

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朝廷
見人或毁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柰其善盜嫂
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
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
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爲塞侯武帝建元年
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
如故惟恐人知其爲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
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敝補瀚皆不絜清斯爲賢儉耳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爲太子時拜爲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小顔云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期不爲絜清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爲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

受武帝立以爲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爲御史大夫自歐爲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郤郤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

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
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
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
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然
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篤行未易言萬石君庶矣

田叔列傳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劔、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爲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爲亂、趙

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
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
倍德、卒私相與謀弑上、會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
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
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皋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
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
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
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

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
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
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
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
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
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
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
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

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

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
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
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
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
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
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
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
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

也相幷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
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
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
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
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從
爲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爲郎
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
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爲京輔都尉月餘上遷

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韓長孺列傳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

痛切肝膈感
剴動人

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

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
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
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
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
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
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
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
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燃即溺之居無何

梁內史鈌、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
千石、田甲亾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
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
內史之鈌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
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
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
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
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

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
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
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
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
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
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
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
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

至難言之事言之痛快中於人心

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
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
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
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
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
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
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
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

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

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
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
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
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
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
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
邑豪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
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閒亾入匈奴謂單于曰

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

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

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
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
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
人衆不敵禔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
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恢私行
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太后曰王恢首造
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
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

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
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
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畧智
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
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
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
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
車蹇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

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出上谷破胡龍城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亾卒皆當斬贖爲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畧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

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畧千餘人及畜產
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
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
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
益貴、安國旣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
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
病、嘔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

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頗自取鼻端
直者

汲鄭列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綜）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

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
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
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
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
（治要）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
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
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
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

綜前語表見汲鄭

數語見人病深

合巳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
氣節內行脩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
盎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
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
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
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

數語守義深堅可見

深堅字特妙

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
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
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
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
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
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
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

正直

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
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
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
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
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
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
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
句長　二〇字〇束〇三字
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

好兵好儒好
文法吏三事
好兵拙作貪
儒文法綜絡
法

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
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
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
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
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
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
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
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

[illegible]去弘湯遠
[illegible]延

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
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
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
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
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
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
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
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

綜

信甚矣

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
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
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
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
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
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
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
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

痛切事情

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

柬

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

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

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

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
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
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郞出入禁闥補過拾
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
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旣辭行過
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
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
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

終憐黯

以衛人故文迹頗類故綴人使滴篇筋絡

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

忽復轉還黯

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
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爲項籍將籍死
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
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
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禹於戹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
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
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

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
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爲
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
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爲大農令莊爲太史誡
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
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
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
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

言莊好任人與賓客故爲大農時所僦人多逋負信之過也

以爲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僦人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

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脩潔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又綜前語結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終